



本期版头题字:张学康

七一放歌

□ 诗情花海

佳辰九九颂辉煌，
德泽民心百业昌。
固本强基开盛世，
浚源肃纪谱华章。
倡廉惩腐歪风扫，
务实求真正气扬。
亿万初心同筑梦，
和衷共济步康庄。

七律

北斗收官之作赞

□ 松雪

群英荟萃智炎黄，
壮志凌云向宇苍。
利箭如今精发射，
卫星从此准飞航。
当年落后需为胜，
弯道超前必更强。
北斗家园天网建，
收官之作喜飞扬。

鹧鸪天

端午乘龙舟游河抒怀

□ 史玉民

两岸芙蕖映曙光，
波推莲舫入河廊。
亭亭玉立诵天问，
摇曳罗裙舞九章。
清风送，笛声扬，
穿桥满眼绿漪长。
盈盈碧水连魂梦，
一路徜徉一路香。

沁园春

忆屈原

□ 严寄音

沧浪含歌，泽畔行吟，兰草芙蓉。
觅先驱陈迹，精魂操节，骚章辞韵，旷世标雄。
历代高贤，贾生司马，李杜东坡皆仰崇。
身虽死，首丘情未了，故国忧忡。
而今四海归宗。竞渡棹歌唐汉楚风。
溯九章天问，汨罗悲曲，远修漫漫，屈子初衷。
湘水徜徉，神州九派，端午思君寄意浓。
昭华夏，植根深叶茂，宏贯时空。



栏目主持:庄生

白马王子曹子建

□ 鸥鸟

白马王子是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出身高贵、多情多义、英俊潇洒。似乎这样的璧人只生活在童话里，现实中难得一见。但1800年前，29岁以前的曹植千真万确就是这样一位令无数少女心仪甚至着迷的白马王子。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卞后生的第三个儿子，和父亲曹操、哥哥曹丕一起被后世称为“三曹”。在建安作家中，曹植被公认为文学成就最高，以至于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不惜用“才高八斗”这样的褒扬来推崇他。

曹植可以用天之骄子来形容。他性格洒脱、才华横溢，如一位翩翩美少年一般亮丽在人们的视线里。他的《白马篇》其实就是他的自画像。读起这首诗，你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位白马金鞍、锦衣华裳、身手矫健、英气逼人的少年英雄形象！在他的笔下，纵横在大漠边陲，渴望建功立业、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就是自己的化身。所以，清代文艺评论家朱乾说：“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

曹植是写诗的天才，下笔就使人感到气势不凡。“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一开篇就如电影的特写镜头，画面不仅唯美，而且惊心动魄，如旭日喷薄而出，似彩霞笼罩全篇。

爸爸

□ 樊小燕

调到西安工作这几年，见爸爸的机会更少了。虽然每个月都有探亲假，但每回都来去匆匆。

见爸爸的时候，更多是在饭桌上，喊上姐姐、哥哥全家匆忙相聚一下，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爸爸一直是老样子，和阿姨相敬如宾。有过10多年部队生涯的爸爸身体一直棒棒的，大口吃饭，大块吃肉。许多年来，他一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他50多岁开始去舞厅跳舞，很快就成了领舞老师。当过几年中学教师的爸爸，教起人跳舞来耐心十足，有板有眼。几乎所有的外人都尊敬地称呼他为樊老师。爸爸的脸上常挂着笑容，走路极快，嚅嚅有声，不时夹带着清嗓子的咳嗽声，大老远就知道是他到了。在我心里，似乎爸爸永远是这个样子，开心、乐观，永远不会衰老，永远不必操他的心。

印象中爸爸的确没得过大病，别

姥姥的纺车

□ 左慧娟

我是姥姥一手带大的孩子，童年是伴随着姥姥纺车的嗡嗡声度过的。

姥姥的纺车，打我记事起就有了。纺车上的木头叶片儿已被岁月染得乌黑，另一端の木墩上蒙着厚厚的一层油灰。缠线的铁锭子被磨得明亮，摇把被磨得凹下一个深深的窝。

印象中，在昏暗的灯光下，姥姥坐在她亲用手晒干的玉米皮做的铺垫上，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捏着棉花捻子，眼睛不时盯着被抽出的棉线，胳膊一举一落，身子一仰一合，熟练地拽出长长的丝线。盛夏酷热，她常常汗流浹背，也舍不得停下来扇几下芭蕉扇。冬日严寒，她冻得手脚麻木，也只是把手合在一起搓一搓，放在嘴边哈

曹植虽是一个贵公子，但在这里，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少年游侠，武艺高强，名扬边塞。“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诗中不吝笔墨极写游侠儿的绝好身手，并用“猴猿”和“豹螭”两种动物来比喻游侠儿敏捷灵巧、勇猛轻疾，形象生动得呼之欲出。

好男儿都有一腔报国志，少年游侠自然不会辜负一身好本领。“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诗人盼望的就是这一天，驰骋沙场，英勇杀敌。就连匈奴和鲜卑这样剽悍凶狠的敌人也被游侠儿杀得抱头鼠窜、望风而逃，何等酣畅淋漓、快意平生！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谁不惜命？可游侠儿为何能不顾安危、勇赴国难？“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人这里借游侠儿之口坦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游侠儿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不仅因为他艺高胆大，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那就是甘愿为国捐躯、舍生取义、公而忘私的家国情怀。我曹子建也是这样一个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人啊！

慷慨激昂、风格雄放也是建安文

白马篇

曹植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建安风骨(5)

学的风格之一。《白马篇》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也代表了曹植前期作品的总格调。整首诗气氛热烈，语言精美，华丽工整。诗中的英雄形象既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又凝聚和闪耀着时代的光辉，称得上是情调兼胜的千古名篇。

奶奶的样子、姑姑的样子，心里阵阵抽搐，鼻子酸楚。爸爸明显苍老了，人变得瘦黑，过去挺得直直的脊背现在松软了下来。我不知做什么好，只能多多地点菜，多多地叫他吃东西。最近几次回去探亲，我总是犹犹豫豫的，磨蹭到临走才打个电话过去。

每一次见面或者打电话，我都会沉重好几天，伤心好几天。我不愿面对爸爸突如其来的老态，更无法忍受眼睁睁地望着他一天天走远。

还记得不久前的一次通话，我问了他的近况，末了告诉他今年打算在西安买房，到了春节就可以接他过来过年。爸爸轻声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要量力而行。”短短两句话，我的眼泪却瞬间掉了下来，连忙挂断了。这么多年了，面对亲人，我一直学不会克制自己的感情，总怕电话里或者当着面突然痛哭起来。太多的时候，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却只能喊出一声：“爸爸，我没事，你还好吧……”

的、盖的都是用姥姥纺的线织成布做成的。至今，我仍珍藏着一件当年用姥姥纺的线织成的粗布床单。

那时，我会趁姥姥到灶房烧火时学着她的样子纺线，可无论怎样摇纺车，就是拉不出棉线来。那看似简单的纺线也许藏着很大的学问吧！

我在姥姥不停转动的纺车声中、在她慈祥的笑容里、在她那一段段古老的故事里慢慢长大。如今，姥姥已90岁高龄，早已不用纺车了。纺车成了历史，成了人们追忆的过去。可是，姥姥的纺车经常转动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深夜我伏案工作的时候，总是听见纺车的声音。它好像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感动着我，总是送给我许多温暖和美好的回忆。

哈气。就这样摇啊摇，钹把磨细了一个又一个，弦子磨断了一根又一根；摇啊摇，摇醒了朝阳，睡睡了落日，摇着她凄苦单调的人生；摇啊摇，从春摇到夏，从秋摇到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姥姥家，听惯了纺车那嗡嗡的有节奏的响声。这响声像一首优美的音乐缠绕在我的耳边，让我慢慢懂事。这响声像一首熟悉的旋律伴我长大成人。在响声中，姥姥还会给我们兄弟姐妹哼小曲儿，比如：“月奶奶，明光光，打发哥哥上学堂，读四书，念文章，红旗插到咱门上，看那排场不排场……”“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现在回想起来，小曲儿是那么动人。姥姥的勤劳、对艰苦生活的从容、对全家人的大爱，都深深融合在优美的“音乐”里。

那时候，姥姥家和我们家穿的、铺